

這裏沒有冬天

葉 冰

新文藝出版社

這裏沒有冬天

冀 仿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小 說
這 裏 沒 有 冬 天

著 者 袁 勃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洽興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621)[I II 98] 本書 282000 字

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24000 冊
定價 13,8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是一九五二年冬天江南農村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的一個橫斷面。農民積極分子們在縣互助合作訓練班學習之後，回到村裏打算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地主階級餘孽、富農分子……陰謀破壞，在農民羣衆中製造了許多阻力，於是引起了一場激烈的鬥爭。在黨底領導下，鬥爭的結果：必然失敗的失敗了，應當勝利的勝利了。

冬天來得很突然：先一天還像初秋，只能穿夾衣，刮了一夜北風，便落雪了。

這一夜，竺秀珍簡直沒有睡好。她凍醒了幾次，兩歲的長根也凍醒了幾次。雞叫頭遍的時候，她爬起來想辦法，把一床尚未裝好的棉胎加上，把長根靠緊自己，這樣才慢慢暖和起來，很甜蜜地睡着了。但沒有過半個時辰，長根撒了一泡尿，哭醒了。她埋怨着，却細心地、慈愛地脫下孩子底濕褲，把孩子轉移到乾地方，讓自己睡在濕處。一會，孩子睡熟了，她却無論如何再也睡不着。她想起了在縣互助合作訓練班學習的丈夫：『一下子這樣冷，他沒有帶棉被，也沒有帶厚棉衣，該不會凍病吧！』而且，城裏沒有親戚、朋友，借也沒地方借的。她越想越不安，越想越清醒，再也沒有一點睡意了。

她底丈夫鄭順林，今年三十一歲，大溪村底農會主任。一九五一年春天，領導上號召組織起來，他第一個帶頭在村裏組織互助組。開始是臨時性的，春花收起以後，便進一步鞏固，成了常年互助組。到今年，組裏有了公積金和公有農具，又把剩餘勞動力組織起來搞副業，算是又向前進了一步。從這時候起，第一互助組便成了全村互助合作運動的旗幟，帶動全村農民組織起來。夏天，全村便有了七個互助組，一半農民組織起來了。剩下的單幹戶，除了一部分中農，就是地主和富農。鄭順林底第一互助組，是由青山鄉鄉長江振東親自掌握，時常關懷的，一開始就很好地貫徹了自願結合、等價交換、民主

管理三大原則，沒有走什麼彎路。加上鄭順林爲人和氣，有耐心，當村幹部以來，進步很快、很大，沒有向任何人發過脾氣，同任何人吵過架，而且學會了一套說服別人的本領，所以組員們都信任他，團結得很好。正因爲這個緣故，在勞動生產中，組內有條件做到合理分工、合理施肥、合理使用農具。接着，更進一步變成了『四定』互助組，稻穀這項作物，還做到了『包工保產』。今年秋天，普遍豐收，大溪村第一互助組更是突出：稻穀產量，每畝平均七百八十九斤，打破了全區的記錄。秋收工作剛剛完畢，領導上便動員他和第二互助組組長王冬生到縣互助合作訓練班學習，到現在，快二十天了。……

竺秀珍想着丈夫，焦急地躺在床上。天色漸漸明亮。風越吹越起勁，雪也越落越緊。從破了的紙窗口，可以看見密密的、大片大朵的雪花，無聲地飄着，無聲地落着。偶而也有一兩片從破紙窗口闖進來，落在房裏，但下地就融化了。竺秀珍發呆地向窗外看了很久，聽了很久。後山的松濤和前面河裏通過石壩的流水聲混在一起，分辨不清。『還沒有結冰哩！』她在心裏說，好像得到了一點安慰，悄悄爬了起來。她看看孩子，睡得正甜，便給他密密嚴嚴地蓋好被子，然後去打開一隻大木箱。這隻古老的、笨重的、油漆脫落了的大箱子，裏面裝的却全是今年新製的棉衣。她把孩子底花棉襖和在物資交流大會上買的一頂彩色花絨帽拿出來，擺在床上，孩子的身邊，又把鄭順林底棉衣拿出來，用一條舊布單包好，好託人把它帶到城裏去，再拿出自己底藏青色的棉衣、棉褲。這些衣料都是自己選的，衣服也是自己縫的。

她今年二十八歲，是村裏數一數二的細活能手。解放前，常常給地主們做工：縫衣、作鞋、繡花。沒有人不稱讚她底手藝精巧。但是，這『精巧』在解放前從沒有一針一綫用在自己和自家人的身上。全

家人穿的，都是破了補，補了又破的『百衲衣』。解放後，她覺得，至少應該把孩子穿戴得像個樣兒。長根是第三個孩子，前兩個，因為貧窮，無法給孩子穿暖、吃飽，病了也請不起醫生，都在幾個月、一歲的時候死掉了。長根是解放那年生的，自然特別疼愛。去年過春節的時候，爲了孩子，也爲了自己的歡喜，特地選了一塊玫瑰紅的緞子，給孩子做了一個漂亮的兜肚，並且用絲綫在上面繡了『長命富貴』幾個字。不料這竟引起了村裏人底嘲笑：『農會主任底老婆還迷信啦！……農會主任底老婆還有剗創意識！……』她一氣之下，把這個兜肚拆了，從此不再繡什麼花。

她帶着激動的快速穿起新棉襖、棉褲。新棉衣是厚實的、柔軟的、溫暖的。她拿起一面小鏡子，用手擦去鏡上的灰塵，照照自己。房裏光綫很暗，看不清。她便走近窗口，但又不敢打開窗，怕冷風吹進來凍了孩子。她對着鏡子，把自己上上下下看了幾遍。當鏡子最後一次照到臉上時，禁不住笑了。她似乎第一次發覺自己還很年青。她忽然有點不好意思，把鏡子反過來放在桌上，跑出房門。但在門口停住了。

『不，阿婆要講話的。』她看看新衣，猶豫起來。

婆婆何鳳仙，是個省吃省用、徹底反對浪費的人。丈夫死了以後，她撫養兩個兒子，經歷了多少風險和辛苦。她對兒子們很嚴厲。竺秀珍過門以後，打打罵罵，更是常事。解放以來，對媳婦的態度，雖然有了改變，但威嚴仍舊。竺秀珍在婆婆面前，一直非常拘謹，不敢隨便講話。婆婆怎樣說，她怎樣辦，一是一，二是二，決不敢推板分毫的。

猶豫了一會，她還是脫了新衣，從另一口箱子裏翻出舊棉襖穿上。這件舊棉襖，是她當新娘子時

候的新衣，縫縫補補，已經穿了十一個冬天。當婆婆發脾氣的時候，總要重複地說：『你穿的棉襖，是賣了一口豬做的，曉不曉得？』從那時起，她有了一分沉重的心事：身上穿的是鄭家底一口豬！一直到今天，這重暗影還沒有完全褪去。現在，她還得披着鄭家這口豬到廚房裏去生火：燒洗臉水，燒早飯。

『阿嫂，今早要吃乾飯囉！』鄭又林站在廚房門口，一邊扣衣服，一邊說。他是鄭順林底弟弟。

『爲啥？』竺秀珍笑着問。

『今天要給海伯伯犁板田。』

『海伯伯』就是戚春海，第一互助組組員，軍屬。他底兒子戚炳南參軍的時候，鄭又林在全村大會上激動地提過保證：一定要做好優屬代耕工作。因此，他常常到戚家去，做些打柴、挑水的雜務。代耕工作，自然做得更加起勁。去年成立了互助組，他向戚家跑得更勤了，這是爲了戚炳南底十七歲的妹妹戚桂香。雖然他早就感覺到，戚桂香並不特別注意他，她底心上，只有第二互助組組長王冬生。他爲這件事情長時間地苦惱着，但沒有告訴任何人，他認爲這是非常倒楣的事情。

對於鄭又林底要求，竺秀珍沒有作任何回答，只望着他溫和地笑了笑，因爲，是不是吃乾飯，她作不了主。把灶生燃之後，她就到婆婆房裏去，把鄭又林底話重複了一遍，聽候婆婆吩咐。

何鳳仙醒着躺在床上，咳嗽着，好久不說話。這是她底習慣：要運用思考回答問題的時候，就先咳嗽一陣子，雖然她並沒有咳嗽的毛病。

『不是在下雪嗎？』她問，坐了起來，穿衣服。

『是呀。還不算小哩！』竺秀珍說，連忙走攏去給婆婆牽衣袖。

『你叫又林來。』何鳳仙在她婦底幫助下，穿好了衣服，很有分量地吩咐道。

竺秀珍沒有遲疑，急忙從婆婆房裏出來。她已經明白婆婆底意思：不燒乾飯。

『阿叔，別白忙了，媽叫你。』她說，隨後走到廚房裏去。

鄭又林放下牛輓和繩子，不愉快地望望嫂嫂，慢吞吞地走到母親房門口。

『媽，什麼事？』他問。心裏已經明白：母親要對他說些什麼了。

『下雪，還犁板田？看你真有些十三點！』

『這是「三光運動」規定的：稻根掘光，田坎削光，板田犁光……』

『你怕我不曉得，還用你來講這一大套。』母親打斷了他底話。『下雪哪好犁板田？遲一天、兩天，礙了什麼事？』

『全村就要檢查「三光運動」了。』

『啥人檢查？』

『村長啦！』

『吳德壽，他算什麼東西！……』何鳳仙辛辣地罵起來了。最後，她用這句話收了尾：『看看是他來檢查我們，還是我們先來檢查他！』

『媽，板田還是要犁囉！』鄭又林固執地說。『前天組裏分工的時候，要我今天把海伯伯底板田犁光。不犁，我怎好回報？』

『我說的：今天不准犂！』何鳳仙說，嚴厲地，像下命令。『要是開得難過，就在家裏打幾雙草鞋。天氣冷不長的。天晴了，還要穿草鞋。』接着，她說許多對於氣候的經驗。一邊說，一邊扣好衣服，到廚房裏去洗臉，也不管兒子樂意不樂意。

*

吃早飯的時候，戚春海來了。他背上披着半條破蓆袋，用一根折斷的鋤頭柄當拐杖，彎着腰，在雪地裏艱難地移動着腳步。

鄭又林看見他，立刻不安起來，望望母親，好像說：『看吧，他不是來叫我了，怎好？』但母親並沒注意他底表情。

『海伯伯，吃早飯啦！』何鳳仙熱情地招呼；又回頭對兒子說：『你還不去攙海伯伯一把。』

鄭又林忙放下碗筷，去扶戚春海，並幫助他從背上取下蓆袋，抖掉附在上面的雪花，戚春海在門檻外用『拐杖』刮了刮套鞋上的泥巴，走進來，一邊嘀咕着：『現在做買賣的人，哼！還是偷工減料，這套鞋補了不幾天，又破了。再來一個「五反」，也反不掉這些人底黑良心！』

『海伯伯，吃早飯。』竺秀珍有禮貌地站起來。

『不用了。』他又擺手，又搖頭。『吃過啦！喝了兩碗熱呼呼的米湯，身上也暖和了。』

『天冷，海伯伯。』

『是冷。聽說報上已經登過，這叫「寒流」。』

戚春海坐下，摸出旱菸管吸菸。他在村裏也算個『手藝人』，會築石灰窰，會燒石灰。解放前，一

過秋天，就要出門趕工的，這兩年，因為身體差了，才蹲在家裏。近來，他心事很重，在朝鮮作戰的兒子，已經三個多月沒有信了。他把這件事情想得非常嚴重：兒子一定在朝鮮犧牲了。但他不敢說出來，怕這樣的思想嚇住了自己，也嚇住了別人。他盡量忍耐。實在壓抑不住了，便旁敲側擊地到處打聽消息。他天天晚上參加互助組讀報，留心報導朝鮮戰爭的新聞。互助組裏讀的『農民大眾』報，這類的消息不多，又很簡單，有時候還沒有。後來，他天天到村校去找教員張宗國，要他講解時事，讀『浙江日報』，讀上海底『解放日報』。當他每一次聽到勝利的消息，心就安定了，也快活了。他想：『兒子忙着打仗，沒有空寫信。只要打勝仗，不寫信又有啥關係呢？』他非常親切地覺得，那些勝利的消息裏，就有戚炳南在內。每天，老頭子總是非常滿足地、輕鬆地回家去。起初，張宗國也老老實實地滿足老頭子底要求，漸漸地，他覺得老頭子來得太勤，真麻煩，有點討厭了。主要的是老頭子提的問題太多；有許多問題張宗國也搞不清楚，無從答覆。他認為，老頭子把他問窘了，有損於他當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昨天，老頭子再去問他時，他便不負責任地說：『消息不好啦，我們吃了一個破天荒的大敗仗，犧牲慘重！』張宗國惡意地撒了謊，老頭子却不知道受了騙，他好像挨了無法還手的沉重的一擊，垂頭喪氣地走回家。他悲哀地想：『這一回，兒子靠不住了。』但他並沒有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女兒，寧願自己承受。夜裏，這個剛強的老人悄悄地哭過了。今天早晨起來，覺得精神恍惚，想到什麼地方再把這個消息對證一下才好。忽然想起兒子和鄭又林還要好，到朝鮮之後，也給他來過信，說不定現在又有信給他了。吃過早飯，他就冒着風雪到這裏來了。但是，他不知道怎樣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駭怕得到與希望相反的回答。他吸着菸，一袋連一袋，吸着菸。

鄭又林悄悄把老頭子望了幾次，也不響。他以為，老頭子一定來叫他去犁板田的。他急忙吃着粥，心裏想：『不讓媽知道，還是去犁吧。一個青年團員，下雪就不犁田，人家批評起來，哪能站得住腳？』他喝完最後一口粥，放下碗筷，拿了簑衣、斗笠，就朝外走。

『又林，哪去？』何鳳仙問。

他站住，遲疑了一會，覺得不應該撒謊。

『去犁田。』說完，又走。

『你用什麼去犁？回來！』何鳳仙嚴厲地喊了，轉向戚春海說：『說是給你去犁板田。下大雪，犁板田，這才是一樁新發明哩！』

『又林，回來。』戚春海放聲笑，捏起拳頭，磨着下巴上的鬍鬚根。『我不是來叫你去犁板田的。今天不能做這種生活。我從家裏來，風吹得人都站不住，路上又滑，田裏越發不消說。人吃不消，牛也吃不消哩！』停了停，聲音低了下去：『我來，想問你一樁事情。』

鄭又林回來，攆下簑衣、斗笠，在戚春海對面坐下，等候他問。戚春海嘴唇動了幾動，還是沒有問出來，又吸菸了。

『聽說有人要檢查我們組裏的「三光運動」啦！』何鳳仙想起兒子告訴她的事情，還有些憤憤。

『哪個？』戚春海從自己的思路岔開了，問道。

『吳德壽。』

『他是村長，任他檢查就是。再說，也應該；他不來檢查，那才叫混蛋！』戚春海慢吞吞地說。

『他不配，海伯伯。他變成了一個什麼人？』

『那又是一樁事。』戚春海趕緊吧嗒吧嗒吸了兩口菸，磕掉菸灰，又裝上新的，回憶道：『剛剛解放那樣子，那是蠻不錯的，反霸啦，剿匪啦，都走在前面。那辰光，我們還不大相信共產黨哩！土地改革，他在地主窩裏分到了房子，就和我們生疏了。受了那幫子剝削階級底感化啦！』他輕蔑地笑了笑：『聽說他快要入黨哩！』

『哪個說的？』鄭又林很驚奇。

『哪個？……』戚春海昂起頭，想了好久。『記不得了。我總是聽人說的，不是我造的。』

『入國民黨倒差不多！』何鳳仙尖刻地叫着。

吃完了早飯。竺秀珍把長根放在婆婆身邊。這孩子平素很活潑的，今天却不動不響了。天氣冷，又穿了厚棉衣，腳上踏着一隻火肉，越發顯得像個呆大。

『長根，你說，那是啥東西？』戚春海逗着孩子，指着雪。他努力變得隨和一些，來忘記沉重的心事。

孩子朝外邊望了望，沒響。

『糖呀，上等白糖！』老頭子做着吃糖的姿勢。

『人都凍木了。』婆婆忙把孫子抱在膝上，在他小臉上親了一下。

竺秀珍收拾了碗筷，從房裏拿出鄭順林底棉衣，告訴婆婆，要把它送到村長家裏去，請他設法託人帶進城。

『那就順便到王家跑一趟，把冬生底棉衣也帶去。』婆婆說，快樂地望着媳婦。

『我也去了。』戚春海站起來，把半條麻袋披上肩。

竺秀珍扶着老人走出門。老頭子剛一踏上雪地，又咒詛起套鞋漏水，做生意的人偷工減料了。

『海伯伯，你不是有事情問我嗎？』鄭又林追出來。

老人略爲遲疑了一下。

『不要緊，下回再說。』他心裏忽然又沉重起來，頭也不回，好像怕鄭又林猜透他底心情。他艱難地走着，把冰冷的手交給竺秀珍。

風帶着哨子在低空裏迴盪。雪，好像沒有分量的，隨風斜飄，急促地向地面碰撞。地面似乎還很溫暖，雪隨落隨化，積不起來。一路上，老人什麼也沒有說，眼睛緊緊盯着地面，隨竺秀珍謹慎地跨着步子。他看見雪花一朵一朵、一片一片在地上融化，就像看見自己的心在一時一時、一刻一刻地融化。走到家，他覺得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東西了。

戚桂香活潑地跳出來，接住父親。

『爹，你怎麼的？』女兒吃驚地問。

『沒什麼。風吹的。』老人趕快用衣袖擦乾了眼淚。

竺秀珍拐到王冬生家裏拿了棉衣，沿着河邊的大路到上馬圩吳德壽家裏去。雪漸漸小了，風還很大。有些稻草堆，夜裏被風吹垮了；有的稻草網，又被風吹散了。空地上，路上，滿是草渣、枯葉。有些草渣、枯葉，吹落到河裏，又被風和水趕下去，集中在水碓附近的石壩上。石壩好像變成了一條亂草壩。自從愛國衛生運動以來，下馬圩還沒有像今天這樣顯得骯髒、零亂、無秩序。

大溪村是由上馬圩、下馬圩、和河對面的河埠頭三個自然村合起來的。從前，上馬圩幾乎都是姓馬的，地主、富農、富裕中農佔大多數。住在下馬圩的，差不多全是上馬圩底佃戶。有些佃戶，原先還是上馬圩地主、富農們底僱工。下馬圩並沒有一家姓馬的，只因爲土地和一部分比較好的房屋是屬於上馬圩地主們的，爲了表示這種從屬關係，才取了這個地名。上馬圩和下馬圩相距一里多路，地主們在兩圩中間建築了一所規模壯麗的『馬氏宗祠』，現在變成了農會、村校。河對岸的河埠頭，也是各姓雜居的，從前與上馬圩沒有什麼關係，因爲它有自己的地主。村長吳德壽，原先也住在下馬圩，土地改革分了地主馬伯誠底房子，兩兄弟才搬到那邊去住。

竺秀珍走得很慢，一手提着一個大包袱，害怕摔倒。

『順林嫂，這樣早，哪去？』

對河一個挑水的青年婦女大聲喊她。竺秀珍睬也不睬。對方以爲風聲太大，把話吹走了，沒有聽見，便又喊，聲音提得更高了些。竺秀珍仍然不睬，繼續走自己的。

『怎麼啦？裝佯！』那個年青婦女顯然不快活。

竺秀珍也不快活。自從宣傳婚姻法以來，她知道了『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就非常堅持這點。爲了這件事情，她十分感動過：在舊社會裏，女人出嫁以後，不僅沒有自己的名字，連姓也沒有了，真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現在，男女平等，才算真正翻身哩！從那時起，不管長輩、平輩、晚輩，喊她『順林嫂』、『長根媽』……就毫不客氣：一概不睬。現在，她聽見沃春英連喊幾聲，越發惱火了，心裏嘀咕着：『真莫名其妙，虧她還算個青年團員！』

沃春英也立刻明白了她不理睬的原因，快樂地大聲笑了起來。

『秀珍姐姐，是我錯了，別見怪啦！』沃春英對自己的錯誤感到非常難爲情，親熱地喊着。

『記牢靠，以後不准再忘記了。』竺秀珍停下來，爲了禮貌，也笑着。

『冷呀，哪去？』

『到新房子裏去。』

『新房子』，就是吳德壽住的房子。這房子是反動地主馬伯誠在汪精衛漢奸部隊裏當團長的時代，民國三十三年修的，到現在當然並不『新』了，農民從那時起喊它是『新房子』，相沿成習，一直沒改過口。

『給他送什麼東西去？』沃春英看着她手上的兩個大包袱，却看不出是什麼東西。

『不給他送什麼東西。是我們自己的。』竺秀珍答，邁開步子往前走。

沃春英也沒再問，從河裏挑起一擔水，爬上坡。但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又大聲喊道：

『秀珍姐，天冷得很，你該給順林送衣服去吧！別叫他凍出了毛病囉！』

竺秀珍沒有應，也不回頭。沃春英對鄭順林的關心，引起了她很大的不快。

沃春英今年才二十一歲，已經守了三年寡。一九四九年春天，她底丈夫鍾小福，和下馬圩底戚炳南，一同被國民黨土匪部隊拉了壯丁。後來，他們兩個人一同設法逃跑。戚炳南逃脫了，鍾小福被迫了回去，當天就槍斃了。留下一個老母親和一個半歲的女兒，由沃春英負擔、撫養。這痛苦的、陰暗的日子，幸而不長，幾個月之後，大軍渡江，這裏就解放了。沃春英是個堅強的、大膽的、熱心快腸的人，在那些折斷胳膊往袖裏塞的日子，外表悶聲不響，心裏却火辣辣的；解放後，這把火便熱烈地燃燒起來，她比什麼人都堅決地參加了對階級敵人的鬥爭。那時候，一般婦女底覺悟還不高，不敢參加羣衆活動，在公共場合也沒有人出頭講話；沃春英是大溪村最先投入戰鬥的一個婦女。她當選了村婦女代表、婦女主任，後來又選上了村護林委員。在她底鼓勵和教育下，婦女們參加鬥爭，出來當幹部的人，才漸漸多起來。她被吸收入了團。在民主反霸、土地改革……各種大大小小的鬥爭中，她總是和吳德壽、戚炳南……這些人在一起。而且，她長得很健康、漂亮。村裏的壞蛋分子，就造她的謠言了，說她和吳德壽有什麼關係，後來又說她和鄭順林有什麼關係；因為這並不是事實，日子久了，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但這些謠言在竺秀珍底心裏却兩樣。她始終認為：沃春英這樣積極，目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勾引男人。『這樣年青，這樣漂亮，又是寡婦……』她覺得，這理由十足。而且，晚上村幹部開會，開